

紀念與回憶



著明東魏

行印店書北東

紀念與回憶

魏東明著

東北書店印行

1949

紀 念 與 回 憶

著 者 魏 東 明
出版者 東 北 書 店
印刷者 東 北 書 店 印 刷 廠

總 店 瀋陽市馬路灣
分 店 瀋陽、哈爾濱、長春、齊齊哈爾、吉
林、牡丹江、佳木斯、安東、四平、
錦州、承德、北安、瓦房店、大連。

1949. 4. 初版 長. 1—10 000,

目 錄

一、紀念「一二九」

- 一、一二九運動的回憶……………(一)
——一二九運動的前夜——一二九示威時的情景——南下宣傳與進京請願
二、一二九運動的歷史意義……………(一〇)
三、『一二九』時代的青年……………(一五)

二、紀念魯迅先生

- 四、魯迅創作的道路……………(一九)
五、魯迅論辛亥革命……………(二二)
六、魯迅筆下的美蔣面目……………(二六)
七、魯迅和東北青年……………(二九)
八、讀『阿Q正傳』……………(三二)
——阿Q精神是代表什麼人的？——辛亥革命的真實寫照——魯迅同情者誰？

三、紀念陶行知先生

九、陶行知先生的一生……

(四二)

——從洋學堂裏走出來——在古廟裏敲起了警鐘——注重實行的入——以老農爲師——在救亡的巨浪裏——被排斥於教育會議之外——熱情詩人所做的——一件傻事——關於『新民主主義論』——無限的懷念

四、紀念東北抗日聯軍

十、楊靖宇和他的隊伍……

(五五)

——楊靖宇的音容風度——少年鐵血隊——過水甸子——伏擊——人民——突圍——打開倉庫——日本同志福健

十一、一個電話生的上隊……

(六六)

十二、周保中將軍訪問記……

(七四)

十三、受降……

(七九)

一二九運動的回憶

一、一二九運動的前夜

一九三五年的夏天，山海關城樓正面，那塊著名的『天下第一關』的匾額，已經遷往東京作了勝利品。

城門洞口站着日本軍隊的步哨，從這裏一直到天津北平，每一處鐵路車站或海港碼頭，都可以看到一面太陽旗，插在那裏的派出所上，招呼着源源開來的兵車和貨船。太陽旗附近一帶，都開闢了『走私』貨物的市場，擺滿東洋出產的人造絲、花洋布、顏色鮮艷的用品和玩具。無數浪人流氓開設着一間門面的『洋行』，出賣大烟和料面。賭場和娼窩就像飯館茶社那樣的多。土匪漢奸頭子作了保安隊長。天津的日本兵大白天在省政府門前小便，把門崗衛兵的步槍奪去。北平前門車站上擠滿了行李和旅客，像大水前慌忙搬開掏空穴居的土隄那樣的一羣螞蟥，這是南下的國民黨軍隊和黨部人員的家屬。他們騰下位置給『居留』進來的日本和朝鮮僑民，任憑這些人到處開設白面房，『俱樂部』，販賣毒品和槍支，收買賊贓和拐來的婦女和兒童，窩藏土匪流氓，組織漢奸特務。

一個暑假回家的學生在宿舍粉牆上塗寫了臨別感言：『十載寒窗，考進清華，不料大好山河，將非我有；真是可嘆可恨！』暑假之後，學校一面閉學，一面搬家，圖書儀器一天天的減少，連平素不

看報的學生也開始關心時事了。

我們看到的消息是：北平晨報載，有自稱是河北『民衆』代表的幾個人，乘汽車到中南海居仁堂去請願，由軍委會北平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親自接見，他們提出『華北自治』的要求後，興辭而去。天津大公報報導，一羣『市民』手拿黃紙小旗，有卡車在後面護衛，排了隊由日租界出發，向省政府和公安局要求『華北自治』。在這同時，離北平城才三十里的通縣，掛起了五色旗，成立了『冀東防共自治政府』，國民政府委派的冀東區督察專員殷汝耕公然作了漢奸。隨即有『冀東號』飛機在北平上空散發『自治』傳單。

這時候正如後來北平學聯所發宣言上所講的一句話：『華北之大，已經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子。』

二、一二九示威時的情景

北平西郊的兩個大學比較城裏的學校，政治環境要好一些。十二月初，清華和燕大都召開了全體學生大會，通過了向『政府』請願的提案：要求保障領土完整，反對『防共自治』，停止內戰，外交公開，允許言論、出版、集會、結社的自由；並決定派代表到各校去聯絡。城內許多學校也開了大會，選了代表。由各校組成的北平學聯，領導着這一行動。

學聯決定十二月九號這一天全北平學生進行和平請願。西郊兩大學的同學清早乘大汽車進城，集

合在幾個交通要道上，免得軍警阻礙城裏學校的學生走上大街。可是八號晚上，就知道校車都被公安局扣住了。九號清晨，西郊大道上屯集了攔路的軍警，燕大隊伍遭到了他們的追打，同學們從兩邊田野裏分散跑過來了。清華隊伍臨時改變路線，沿平綏鐵路走到了城邊。西直門在我們面前緊閉着，全付武裝的軍警站在城牆上，如臨大敵似的。千餘人站在寒風裏，等待交涉進城，却一直沒有消息。聽說日本駐軍曾經出阜城門打野操去，我們分一半人繞到阜城門，那裏城門也關着；想趁火車進城時跟進去，火車又停開了，城門關了一整天。我們一半人沿着城牆走着，向城上的軍警揮淚講演，向路上人民悲憤哭訴，一路喊着：『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！』『中國人民團結起來！』的口號。另一半人站在西直門口，凍得大家直跺腳。

黃昏時候，外國記者乘汽車繞道出來訪問，告訴我們城裏學生集合了幾千人在新華門，向軍分會請願，何應欽預先躲到西山去了。請願後學生隊伍在大街上遊行，被警察保安隊用水龍大刀打散了，許多同學受了傷。我們更加憤怒了，代表們商量之後，由一位代表站在櫃子上對大家說：『今天我們看清楚統治者的面目了。我們不白回去，一定要用更大的行動來回答他們。』

第二天，北平各報的消息都留下了一片空白，可是全中國全世界都知道這件事了。一位教授說：當他在王府井大街，看到這羣赤手空拳的青年，喊出幾年來懸為重罪的聲音，這時他的眼淚止不住的流下來了。

全北平的學校一致罷課了，警察和密探在學校周圍監視着。同學們去宣傳，要分散成小股，迷惑牽掣着警察，然後跳牆抄小路跑到鄉村鎮集或是工廠區域裏去。我們管這叫作『游擊戰』。

西郊清華園成了北平學聯的一個堡壘，校內救國會組織積極的同學担任糾察隊，把守校門，巡邏各處。北平學運經過這裏和全國各地互通消息。救國會工作室之間架了許多臨時電話，樓下的印刷所忙着出版大批宣傳品，郵寄到全國各地，校內也不斷貼出各地紛紛響應的情報。

十二月十六號是翼察政委會準備宣佈成立的一天，學聯通知舉行全北平學生的示威運動，並且佈置一部分城外同學作先遣隊，前一天就住在城裏，分別參加就近地區的隊伍。

這天早上北平內城外城門，都在學生隊伍面前關上了，各學校的門口都有十來個大刀隊在把守着，不讓成羣的學生自由出入。有的學校鎖上了大門，拉起來了鐵柵欄。加了雙崗的街道冷冷清清的，時而走過一隊隊的巡察軍警。在這樣嚴密的警戒之下，學生三三五五溜了出來，在臨時指定的地方集合，把各學校的大旗小旗撐出來了。幾個三五百人的隊伍，沿着一定路綫去匯合各學校的同學，他們一路的喊聲，就號召了被關在校內的學生。大隊在一個個學校門口停着，在鼓掌和歡迎聲中看見校內同學集合起來了，內外夾攻就衝破了軍警的封鎖。鎖了門的學校同學，由外面人扶着從牆上跳過來。隊伍越走越多了，西城的大隊，在東大宿舍集合，一路上匯合了工院、平中、北師的隊伍。

騎腳踏車的交通員來報告，前面街口已堵滿了警察。大隊擠進胡同裏，想繞道出現到街上，就在胡同口遇見了密集的警察和士兵，他們一色的黑制服，用一式的駁殼槍，搬開了保險機，把槍口朝着學生們的胸膛。

隊伍緊湊的擁擠到前面來，雜亂的響着叫罵的聲音：

『衝過去！』

『你們不是中國人嗎？』

黑色制服隊伍裏爲首的警官舉起兩手大聲喊：『同學們！我也是從學校裏出來的；我也知道愛國。我奉了上邊命令，你們衝過來就要開槍。這裏一定不放你們過去，你們要繞到旁邊胡同出去，我再來攔你們就不是中國人！』

領隊們商議一下，大隊就順着城根，走到皇城門大街上去。街的中間，幼稚師範的隊伍迎過來了，她們一面走着一面喊口號，排尾是幼師附小的女孩子們跑着跟着。大隊停下來等着她們，用掌聲喊聲歡迎她們，看見這些孩子們冒着危險跑在佈滿槍刀的大街中間，我們許多人聲淚齊下了。把女孩子們夾在隊伍中間，大隊又走上鏡湖、弘達、志成、女附中、中大一帶地方去，前面後方警察、保安隊摩托自行車跟隨着。走到通向西單大街的巷口，隊伍停下來，八個人一排互相緊扣着臂膀，把女同學年幼的放在中間，一齊衝鋒似的跑到大街中心去了。街的兩頭都集結了黑色的武裝隊伍，大街上就被擋住了。

學生們站在凍冰街道上等候交涉結果，後面開過來裝滿穿着保安隊制服的兵士的載重汽車，他們拿着步槍大刀跳下來，和街前面的警察一齊動手。殺進學生隊伍裏來。同學們紛亂向旁邊巷子裏奔跑，有的低聲告訴別人去到新華門口集合。這些同學除了打傷和被捕的之外，都各自按着傳來的喊聲，和街上凝凍的血跡，撕碎的紙片，找上大隊去了。

城外的燕京、清華隊伍，在西邊門外那裏，用百十排起的臂膀衝斷了門城的鐵槓。東城大隊曾經奮勇搶下了水龍，嚇跑了警察。南城大隊曾經拋石頭奪木棍和警察們在街心巷戰。各方面的隊伍都匯

集在前門外大街上了，成千成萬人齊聲吶喊，要求進城門時，警察擋不住就開了槍，學生們亂了一陣，又聚集在大街上。大家決定到北平下層民衆的熱鬧場所——天橋那裏去，去開市民大會。會後又繼續遊行示威。城門處處關着，城裏同學歸路斷了，黃昏時候，大家在宣外大街上休息一下，要求軍警開城門，當局推托着拖延時間，到天黑了，才提出說要郊外的學生先回去，才答應開城。

燕大、清華的隊伍在熱烈的喊聲歡送中，離開了鬭爭的伙伴，完全想不到當局安排了一次大規模的毒刑。直到夜已初更，幾千人的疲憊隊伍，還被關在大街上凍着。然後突然街燈都滅了，兩邊胡同衝出無數拿着大刀の兵士，亂砍這一羣又冷又餓的奔走了一天的青年。第二天當局還下命令，各醫院不許收容受傷的學生，又給行兇的軍警們每人發了一塊洋錢作犒勞。

三、南下宣傳與進京請願

罷課繼續下去，北平各院校當局奉命提前放了寒假，許多同學回家了。留校同學發起組織進京請願團，徵求同志，每人騎一輛自行車，把簡單的行李放在車後邊，沿路作宣傳工作到南京去。這樣出發了十男一女。清華救國會發動留校同學歡送他們，又佈置了寒假回家的同學把救亡運動的消息帶到家鄉各地去。學聯在年前作了決定，組織平津學生南下宣傳隊，到平漢鐵路沿線的鄉村去宣傳。留在學校的一部分最積極熱情的同學報名參加了。

新年剛剛過去，這批大學中學的男女學生，像一羣旅行郊外的快樂青年那樣，成羣結隊離開了學

校，爲了躲開警察們的眼睛，他們是在預先指定的鄉村鎮甸上集合的。

他們一路唱着新學會的救亡歌曲，路過鄉村就分散去作宣傳訪問，夜晚住在村鎮學校裏，一個挨一個和衣睡在鋪了稻草的地上。

正是一年最冷的時候，可是一天到晚奔走呼號，冷也不覺得冷了。他們和鄉間那些寂寞而又熱情的小學教員極易相處，給那些實際工作中的青年們一些新的思想和責任。每天清早有些人連臉也不洗，吃了大餅油條鹹菜開水，圍巾上凝結着噓氣的霜花，就走上了滿是塵土的大道。

農民們開始不了解這些『洋學生』的，以爲是來傳教的，因爲他們和老百姓用的不是一樣的語言。會說本地話的，有宣傳才能的人被發現了，大家都跟他學習。從訪問談話裏，他們瞭解了農村中生活情形和租佃關係，使許多生長在飽暖豪華家庭的少爺小姐們，驚訝得睜大了眼睛。他們開始在訪問中注意調查，在會議上報告民間疾苦。人民的災難，過去的反抗，漸漸地和民族危亡一樣，引起了他們的注意。

十來天後，他們到了固安，縣城一連三天關着城門，城外的大車店裏，住滿了陸續來到的宣傳團員。城裏簡易師範的校長和學生代表，夜裏跳城牆來慰問他們，告訴他們說，縣署前天已經得到了從北平方面的電報，說三百個共產黨員已來到固安，命令縣上戒嚴（這位校長後來被撤職失了業，抗戰以後聽說參加了根據地工作）。北平學生的三個團和天津的一個團，在這裏匯合一起開了一天會議，又休息了一天，大家交換工作經驗，討論宣傳內容，會上由學聯代表作時事和工作的概括報告，他最後引用雪萊的詩句說：『冬天來了，春天還會遠嗎？』

三天之後，他們帶着新的準備，又分路出發了，可是北平派來的便衣隊也追上了他們。

在涿州前面的高碑店，他們被包圍起來，強迫當天晚上走到車站去宿店，他們堅持要軍警退到圍牆外面去，由大家開會決定答覆。在大家痛哭揮淚的討論後，他們決定回到北平去，可是下鄉宣傳的目的和組織絕不放棄，大家都舉手宣誓要永遠保持這個組織，直到目的實現那一天。

在黑暗的夜間，他們聯着臂膀，爲的是不叫一個同伴叫人抓去，他們在武裝監視下走向車站，一路上像赴義的囚徒一樣，高喊着憤怒的口號。走過兵營的時候，他們向駐在當地的東北軍喊：『打回老家去！』

在車站上的客店裏，他們一百多名坐在三間打通的大房子裏，夜間抗拒了企圖解散他們的特務隊伍，用木器和澀水打退了便衣手槍隊拿石塊和放火礮試的幾次進攻。

最後講妥大隊分成兩隊住在另外兩處溝裏，他們度過了沒有睡眠的一夜，第二天清早就被押上了第一趟開往北平的火車。

留在北平校內的學生，列隊歡迎被押送回來的下鄉伙伴。迎接的人們熱烈鼓掌歡呼，許多人的臉上不覺的流下淚水。幾天之後，各校裏南下宣傳的同學都發起成立了救亡團體，清華裏的名稱是『救亡先鋒團』。

這團體不久之後招待了進京請願回來的十一位同學。他們一路騎車向津浦路走去，其中一個女同學還是拖着病了的身體。他們到處喚起了當地青年的熱誠，受到熱烈的歡迎，一直走到了南京，可是這個大城市裏，沒有一家旅館允許他們住宿，最後他們找到了國民大飯店，住在隔壁就是特務住的。

間房間。在深夜裏，他們每人被兩個便衣特務挾着臂膀，從後門架出去裝進一輛大汽車裏去，連夜載到江邊的祕密監獄裏。第二天就被押上火車送回北平的道路上去。

這十一個同學回校之後組織了『軍社』。『救亡先鋒團』和『軍社』的青年學生，後來都是『民先』的基本隊員。在全國救亡運動中起了很大作用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，就是從一二九運動中產生的。

（發表於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九日延安解放日報）

『一二九』運動的歷史意義

一二九運動的情景，在記憶中覺得是不久以前的事，但算起來已整整十一個年頭過去了。

這十一年間，有全國人民用血肉和智慧創造的抗日史實，有蔣區學生用生命和熱情寫下的反內戰史篇，也正因經過十幾年的歷史證明，一二九運動的功績是顯而易見的，當時的可歌可泣的史實，今天仍有記取與學習的價值。特別是對於隔絕了十四年的東北青年，我覺得該提出一二九運動的四點歷史意義來介紹一下。

首先，一二九是劃時代的羣衆運動，是抗戰的序幕。本來自從九一八事變後，抗日就成了中國人民的一致要求。可是東北同胞却想不到，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以前，關內蔣區和偽滿一樣，抗日是有罪的。監獄裏關滿了思想犯政治犯，他們犯的是愛國罪。蔣介石不單屠殺了進京請願的各地學生，還派了他的侄兒蔣孝先，帶領憲兵第三團到北平去屠殺抗日反帝的青年學生。他派了親信殷汝耕去做冀東專員，而殷逆公然在離北平三十里的通縣地方宣佈獨立，掛起了五色國旗。他派了親日派頭子何應欽做北平軍委會的代委員長，何賊與日酋梅津定了祕密協定，把駐紮平津的東北軍調到陝西去『剿共』，國民黨部及其軍隊自動撤出華北五省。總而言之，蔣介石這羣賣國賊做了日寇的清道夫。這時日寇在天津收買流氓乞丐煙鬼針客，打着華北民衆請願團的小黃旗，到省政府要求華北五省獨

立。北平漢奸走狗了坐汽車去見何應欽，提出『防共自治是華北人民的公意』。冀東偽政府派了飛機汽車到北平市天上地下到處撒傳單。而國民黨這批老爺太太們就趁此喧嚷，說北平天津成了漢奸地帶了，於是打起箱籠細軟，坐上飛機火車往南邊搬。

是在這樣的危急關頭，北平學生們站在全國人民的前面，代表了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公意，成千成萬的走上軍警林立的街頭，在大刀皮鞭槍托水龍交加的衝打之下，喊出了『停止內戰，一致對外！』『保持領土主權完整！』『全國人民聯合起來！』『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！』等口號。

因此無怪乎我們在軍警刀槍的夾擊下面，看見排隊跑來的小學中學的小弟弟妹妹們，高喊着『打倒日本帝國主義』而匯合到我們的隊伍裏的時候，大家都熱淚湧流了。因此無怪乎許多學者教授們，看見這羣純潔青年在祖國的冰天雪地上，冒着生命危險喊出人人要喊而不敢喊的『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！』也不禁老淚縱橫了。因此無怪乎全國各地男女老少以及國外華僑，聽見了北平學生運動的消息，都慷慨悲憤，熱烈響應，立即形成了抗日救亡的高潮。而這浪潮經過一年多的奔騰澎湃，終於形成了全國抗戰的洪流了。

其次，一二九又是全國青年的新啓蒙運動。九一八後，法西斯匪徒，陳立夫之流，用『讀書救國』的欺騙口號，把青年學生關在課堂裏，用考試、會考、導師制，使學生每天忙於讀死書。他們一面嚴禁進步的書報雜誌，一面大量刊行法西斯讀物，反共反人民的刊物『汗血週刊』『社會新聞』，到處散佈，市場上擺着法西斯主義書籍：『墨索里尼自傳』。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親自翻譯希特勒的『我的奮鬥』，並把他定為青年必讀的『星期標準書』。可是青年學生們不理會這些文化毒物，並認

識了國民黨反動派是買賣靈魂與人頭的匪徒。在革命政黨的宣傳教育下，北平學生知道『老法』就是『飯團』，就是走狗，是用靈魂換取金錢地位的無恥之徒。

在一二九運動那年，由陳伯達、艾思奇、鄒韜奮、李公樸等文化界先進所倡導的新啓蒙運動，已經領導着全國的思潮。『大眾生活』和『生活教育』是大衆愛讀的刊物，艾思奇的『哲學講話』，生活書店的自學叢書是青年心愛的讀物。在一二九運動的同時，救亡青年間熱烈開展了自學運動，學生在罷課期間，組織了『時事』、『哲學』、『政治經濟學』、『文藝』等等的研究會和讀書會，提高了政治覺悟，認清了國際國內的現勢與前途。因為接受了革命理論，所以他們在惡劣的環境中却懷着充分的勝利信心。他們傳閱史諾的『西北印象記』，流行着紀念東北抗日的『義勇軍進行曲』，成羣去看蘇聯電影，結隊高唱救亡歌曲，他們像海燕一樣的頌揚着新時代的暴風雨。一二九時代的新啓蒙運動培養了那一代的千百萬的革命青年。

第三，一二九又是知識青年下鄉，與工農羣衆相結合的運動。國民黨的亡國教育，是使青年學生和外面社會，和廣大人民相隔絕的，他只能造就奴才和順民。一二九運動當時，大家認為『學生運動只有開展爲廣大的羣衆運動才有前途』，因此在請願示威之後，學生就分頭到附近的工廠和農村去宣傳。在一九三六年初，平津學聯就發起了南下擴大宣傳團，一共組織了四團學生沿着平漢路不同的路線，宣傳民衆抗日反漢奸和組織起來。他們在下鄉中體驗了農民的痛苦和社會的必須改革。他們雖然在短短的半月間，就被追蹤而去的軍警押解回來，可是他們在壓力下也就更感覺組織的必要，因此他們成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。在學聯和民先的主持下，北平學生紛紛創辦民衆學校，在鄉間設立